

陸宣公集

冊三

陸宜縣志

卷一

唐陸宣公集卷第十六

後學介春耆英重訂

萍鄉文晟

同校

崇仁華廷傑

奏草六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尙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尙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退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湊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尙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

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旣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

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効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

覩機若瞑違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氛慶
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
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
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
不吝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
思安和風旣揚昏侵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
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
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賊戢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
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
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
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
之虜哉旣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
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

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以奮起
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
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
忖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
朕懷然渾城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
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
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
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
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
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
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

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
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
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
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
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
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
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
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
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
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
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
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祗勞
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

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
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
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
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
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
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効忠兵自樂戰與夫
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
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
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長平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
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
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

憊竄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覓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潔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

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
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
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
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
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
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
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
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湊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
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
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

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
穩便者陛下惠霑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
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
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
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
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
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
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
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
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
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
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

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
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
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
之謗怨不在大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
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
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
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
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
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冤矧今國
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
逐之日當功而獎尙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効尤著理
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續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

錄非晚謹奏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吐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

尙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
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
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
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
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
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
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
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
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
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
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
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
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

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尙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于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

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奉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尙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